

里柯克小品选

佟 荔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里柯克小品选

佟 荔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里柯克小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717 字数 79,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1}{2}$ 插页 2

1963年3月北京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4) 0.40 元

目 次

吃餅冠軍訪問記	1
大演員一席譚	6
編雜誌	14
訪問一位典型的小說家	24
大西洋彼岸的友誼	33
薩隆尼奧	39
記一位記者朋友	44
紐立芝太太置古董	49
借錢之道	57
我所錯过的机会	65
我与金融界的一段姻緣	69
怎样发大財	74
我为什么杀我的房东?	80
“提起印度来……”	86
乐善好施	91
主席类型种种	100
照象师的調色	118

适者生存124

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叔父129

译后记141

吃餅冠軍訪問記

吃餅冠軍周·布朗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不囂張，沒架子，身材並不怎麼出眾，舉止坦率隨便，一點兒也不讓人感到拘束。

“請坐吧，”他朝涼台上的搖椅指了指，對我們說。（我們是一些從報社來採訪的記者。）“就坐下吧。天兒挺熱的，對不？”

他話說得那麼樸實，口氣又那麼和藹可親，我們馬上就不再感覺拘束了。實在叫人難以相信：站在我們眼前的竟然就是那位在吃餅——在連續吃餅上，打破了一切活人（直到如今還在活着的）紀錄的冠軍。

“哦，周，”我們把筆記本子和鉛筆掏出來，對他說，“談談吃餅的事兒吧！”

布朗先生笑了，他笑得愉快而又自在，立刻叫人什麼顧慮也沒有了。

“我原以為是你們這些小伙子要來談談吃餅的事兒呢，”他說。

“周，全世界都在談論這件事情哪，”我們說，“你吃餅

这件事比誰出的风头都大：有个男人一連打了二十四小时的高尔夫球；印第安納州一个女人連續剝了三天豌豆；摘漿果的紀錄也打破了，在亚伯泰省^①；麦迪沁·海特地方，有个人蹣着一条脚足足站了七个钟头；还有依阿华州^②有个胖童冠軍，上个星期他已經超过四百磅大关了，可还是你这个吃餅的事最轟动。”

“是呀，”布朗先生不动声色地說，“目前，世界上确实在发生着各种轟轟烈烈的事，我很高兴也能参加上一份儿。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

“噢，周，别这么客气啦，”我們跟他爭辯說，“紐約那边人人都在談論着，說你吃餅这件事是本月里最惊人的一次持久表演。他們把你排在——或者應該排在——当今伟大人物的最前列。”

“其实，”这位冠軍虛怀若谷地說，“这也算不了什么。我也只不过尽到了自己的力量而已。我不肯让它难住我，我就把吃奶的劲儿全使上，这一点我倒是办到啦。”

“周，你最初是怎么想起要吃餅的？”一个小伙子問。

“这就难說啦，”他回答說。“我想我只是不知不觉地吃起来的。甚至在小时候，我还不了解吃餅的意义的时候，我就喜欢吃餅，而且就喜欢看看自己究竟能吃多少。”

“在比啣的当儿，你吃第一口餅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① 加拿大西部一省。

② 美国中北部一州。

呀？”又一个小伙子問。

“別問这个，”另一个插嘴說，“告訴我們你练习的經過吧——你的本事是怎么练出来的？”“別問这个，”第三个又插进来，“告訴我們在全部比窗过程当中，哪个阶段是頂不好受的？”

这位大人物笑了。“眞是的，你們小伙子們一口气問了这么一大堆問題，”他說。“可是基本事实再简单也沒有，而且，在我看来，並沒有什么可以吹牛的。”

“至于冠軍比窗，”他接着說，說的时候，脸色显得平靜而認真。“孩子們，我只能說，我很高兴这事儿已經过去了。这种事干起来是吃力的，十分吃力。我永远不会忘記吃完了第二十块又吃到第三十块，然后又吃到第四十块时候的感觉。我对自己說：‘总不能老吃下去呀，早晚总有个住的时候吧。’我不知怎的倒清楚这一点。

“吃到第二十块，我滿心想开快車，每秒钟吃上两口，可是我看出自己很难保持这个速度。于是，我又放慢了些，五秒钟吃四口，并且就那么挺下去，挺到裁判員大嚷了一声，我就知道自己胜啦。那以后，我想我差不多就昏过去了，一点儿气力也沒啦。”

“你是半天才緩过气儿来的嗎？”有人問。

“不，只有那么两三分钟。然后我回家洗了个澡，把渾身上下搓了搓，吃了点儿东西，就又精神起来啦。”

“周，听說你要到欧洲去比窗，有这么回事嗎？”一个

小伙子問。

“这个还不一定。我的經理要我去趟英国，到那边吃餅去。我听说英国那边很有几位吃餅的能手，要是能够跟那样头等角色去比箇吃餅，倒是非常荣幸的事。”

“周，你去不去法国呢？”

“去呀，法国也去。法国那里也有一些能手，一些健将。他們吃餅的技术比咱們的高明。他們的速度更高些。直到現在为止，他們頸部的动作比咱們的先进。要是我跟一位法国吃餅家較量的話，我唯一的长处(如果我有什么长处的話)就是持久。”

“周，法国吃餅的比箇規則跟咱們这边兒的一样不？”同来的一个小伙子問。

“有些差别，”冠軍回答說。“法国在比箇的时候准許喝水，可以喝到六加侖。你們晓得，咱們这儿不許喝水。不过現在有了国际吃餅协会，我估計一定会定出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来的。”

“你要是去欧洲的話，先在哪儿练习呢？”

“我很可能就在紐約和几个大城市的飯攤子上，”他說，“不过火車站的餐厅也不坏。我也許到几家大旅館的冷餐厅去吃它一吃。总之一句話，随便哪里都可以，只要能培养情緒，增加速度。”

“你什么时候动身到欧洲去？”我們問。

“啊，目前我还脫不开身。我先得替电影公司拍完片

子。我每天替他們吃上四五个钟头。我們正在試着表演高速度吃法。”

“你不是要举行公开讲演嗎？”

“是啊，多半下个月就开始作巡迴讲演^①啦，一直繞到滨海的城市，題目是‘吃与食物的关系’。”

“周，你打算替学校效点兒劳嗎？”

“当然喽。我也許会到許多学校里去讲演。”

“讲什么？”

“讲‘食物与吃的关系’。所以你們看，我一时还不能动身到欧洲去。”

我們坐在那里，跟世界上新近出現的、在某种意义上來說也是最有兴趣的冠軍，足足攀談了半个多钟头。跟他談話时，想到人类对生活的态度已大大改善，不由得叫人心里万分高兴。对大小战争、对經濟和工业的那种兴趣显然已漸漸消失。大家現在感到兴趣的是更富有人性，对国計民生更加重要的吃餅、蹣着脚站立和摘漿果的比窗。

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布朗先生，我們认为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新时代的典型人物。

不过看样子，冠軍这时候好象稍稍有些倦容。

“孩子們，”他說，“我只好向你們告罪啦。我肚子里开始覺得一点儿餓。我想我得到里边找点儿东西吃去。”

“周，你平常吃些什么？”我們問。

“餅，”他回答說。

① 指职业性的讲演，听者須买票。

大演員一席譚

(也就是我們訪問的十六位大演員中間的任何一位)

訪問是在這位大演員獨自在自己的書齋時進行的。不用說，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達到目的。他正坐在一張大扶手椅上，深深地陷入沉思，一點兒也沒理會我們走近他身旁。他膝頭上放着一張他本人的六寸照片，一雙眼睛死死盯着它，象是在探索着什麼無窮的隱秘。我們還留意到緊靠他的胳膊肘，立着一幅影印的他自己的炭畫象，非常漂亮；天花板上还用繩子吊着老大一幅他本人的粉筆畫象。我們落了坐，掏出筆記本子，這當兒，大演員才抬起頭來。

“訪問？”我們從口氣里聽出他的厭煩來，不免有些尷尬。“又是訪問！”

我們鞠了個躬。

“登報！”他好象不是對我們，而是對他自己咕噥着。“登報！一個人干麼老非得成為報紙採訪的對象不可呢？”

我們表示道歉，並且向他解釋說，這次訪問一個字兒也不會見報，一個字兒也不發表。

“哦，怎么？”大演員嚷起来了。“不見报？不发表？那干么——”

我們解釋說，不得到他的同意，絕不发表。

“啊，先得到我的同意，”他无精打采地咕囔着。“嗯，这我是义不容辞的。世界这样向我要求。你們隨便登什么，发表什么吧。我不希罕恭維，也不在乎名气。后代的人們自然会給我評价的。可是——”他兴致高起来了，“稿子排好以后，赶快把校样拿給我看看，我也許要作一些修改呢。”

我們鞠了一躬，表示一定照办。

“那么，我們可以請教您几个关于您的舞台艺术上的問題嗎？首先，您认为您的天才更适合戏剧的哪一方面，是悲剧呢还是喜剧？”

“两方面都适合，”大演員說。

“这么說来，”我們接下去，“您在哪方面也不特別見长？”

“完全不是那样，我两样都見长，”他回答說。

“对不起，”我們說，“我們刚才沒把話交代清楚。簡單說来，我們的意思就是：您并不认为您在一方面的表演比另一方面更精采？”

“完全不是那样，”大演員說，他随說随伸了伸他的胳膊，这个优美的姿勢我們早已聞名，并且也贊賞多年啦。同时，他又把他那獅子般的脑袋朝后一仰，这样，他那獅

毛般的头发就在他那獅子般的額头朝后披散下来。“完全不是那样。我两方面都更好。我的天才同时需要悲剧和喜剧来发挥。”

“啊，”我們似乎恍然若有所悟。“那么，我們可不可以认为，这就是您不久要在莎士比亚戏剧里出現的理由呢？”

大演員皺了皺眉。

“說得更恰当些，”他說，“我想应当是莎士比亚在我的表演艺术里出現。”

“当然，当然，”我們小声說，一面很慚愧自己的拙劣。

“我要演《汉姆萊脫》，”大演員接着讲下去。“可以說，我打算表現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新汉姆萊脫。”

“一个新汉姆萊脫！”我們叫出声来，同时感到莫大兴趣。“一个新的汉姆萊脫，这可能嗎？”

“完全可能，”大演員說，一面又把他那獅子般的脑袋仰起来。“我花了許多年的心血專門研究这个角色。过去对于汉姆萊脫这个角色的概念完全不对头。”

我們坐在那里听得发呆了。

“过去一切演員，”大演員接着說，“說得更恰当些，过去一切所謂的演員——是說，一切在我以前也想演戏的人——他們的表演完全不对头。那些人扮演汉姆萊脫总是穿黑色天鵝絨的服装。”

“是呀，”我們随和着說，“是穿黑色的天鵝絨，一点儿

也不錯。”

“这簡直荒唐到家啦，”大演員接着說，随手又从身边书架子上搬下厚厚的两三卷书来。“你們研究过伊丽莎白时代^①嗎？”

“什么时代？”我們虛心地問。

“伊丽莎白时代。”

我們一声沒响。

“你們研究过莎士比亚以前的悲剧嗎？”

我們垂下头来。

“你們要是研究过的話，就会知道汉姆萊脫穿黑色的天鵝絨完全是瞎胡鬧。莎士比亚时代沒有黑色的天鵝絨——要是你們有足够的头脑的話，不消一刻我就能証明給你們看，黑天鵝絨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

“那么您怎样演汉姆萊脫呢？”我們一面問，一面又感到困惑迷茫，可是又覺得非常有趣。

“穿棕色的天鵝絨，”大演員說。

“好家伙，这可真是了了不起的改革！”我們大声說。

“的确是这样。不过这只是我的学說的一部分。最主要的还是看我怎样表演汉姆萊脫的心理。”

“心理！”我們說。

“是呀，”大演員接下去說，“正是心理。为了让观众了

① 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文学史上把她在位的时期（1553—1603）通称为伊丽莎白时代。

解汉姆萊脫，我要把他表現成一个給一种精神負担压扁了的人——給一种 Weltschmerz^① 压倒了他，他走到哪里，Zeitgeist^② 的全部重量就跟到哪里。老实說，他心灵里蘊藏着永恒的否定——”

“您的意思是說，他有点儿吃不消吧？”我們尽量把話說得愉快些。

“他的意志癱瘓了，”大演員完全不理會我們插進的話，接着說下去。“他滿想朝着一个方向移动，可是命运把他推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他一会儿跌进深淵，一会儿又翔入云霄。他很想能脚踏实地，可他总是悬在半空——”

“太妙啦，”我們說，“可是要这么表演，您得需要好多机关布景吧？”

“机关布景！”大演員象獅子般朗声笑着說。“我要的是表現思想的机关布景，表現力量、表現吸引力的裝置^③——”

“啊，用电力操纵，”我們說。

“一点儿用不着电，”大演員說。“你們根本沒懂我的意思。完全靠我自己的表演。就拿关于死亡的那段有名的

① 大演員故作高深，这里特別用了个德文字，意思是：悲观厌世的情緒。

② 德文，意思是：时代精神。

③ 原文力量(power)与动力同为一字，吸引力(magnetism)与磁力又同为一字，因而这位記者馬上联想到电力操纵。

獨白來說吧。你們曉得吧？”

“‘是生還是死呀，’^①”我們背誦起來。

“別背啦，”大演員說。“你們留意，這是段獨白，是不折不扣的獨白。這一點是關鍵。這是漢姆萊脫對自己說的話。在我的表演里，實際上一個字兒也不用說，完全靠一種絕對的毫不間斷的沉默來表演。”

“那您究竟是怎么表演呢？”我們又說了。

“完完全全就憑我的面孔。”

好傢伙！這能辦得到嗎？我們又望了望大演員的面孔，這回看得非常仔細，這是可以辦得到的，真叫我們又驚又喜。

“我就這麼走到台口，”他說下去，“然後，這樣來獨白——諸位，請留意我的面部表情——”

大演員說話的當兒，就盤起胳膊，擺出他那獨特的姿勢。他忽而疑懼重重，忽而充滿了希望，忽而又沮喪絕望。總之，可以說各式各樣的情緒和表情都神出鬼沒地在他那副尊容上出現了。

“太妙啦！”我們喘了口氣說。

“莎士比亞的台詞是不必要的，”大演員一面說，一面臉上恢復了平素那種寧靜的表情，“至少，有了我這樣的演技，就不需要啦。他的劇詞只不過是一種舞台演出說明。我干脆把它刪掉。在全劇里這是常發生的事。就拿大

① 原見《漢姆萊脫》第三幕第一場。

家所熟知的汉姆莱脱捧着骷髅说话的那一场来说吧，这里，莎士比亚提示的词儿是：“啊，可怜的郁利克！我很熟識他——”

“对，对，”尽管是在这样大演員面前，我們禁不住也还是插嘴了。“‘他是个頂会开玩笑的家伙——’^①”

“你們的腔調真是要命，”大演員說。“不过你們注意听。我表演起来根本用不着什么台詞。我只要一声不响地拿着那只骷髅，慢条斯理地从台这头走到台那头。然后，我靠着旁边的一根柱子，把骷髅托在手心里，一声不响，望着它出神。”

“太妙啦！”我們說。

“然后，我大搖大擺地走到台的右首，在一张普通的木凳子上坐一陣子，呆呆望着那个骷髅。”

“真了不起！”

“接着我走到舞台里首，趴下来，肚子貼着地板，仍然把骷髅托在眼前。我保持一陣这个姿勢，再輕輕朝前爬几下，用我的腿和肚子的动作来形容郁利克一生的悲慘經歷。最后，我翻轉过来，背向观众，手里仍然拿着骷髅，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搐着，这样来表現汉姆莱脱怎样哀悼他的朋友。”

“啊呀，”我們兴奋得失声嚷了出来，“这不仅仅是个革新，簡直是个空前絕后的发现。”

① 見原劇第五幕第一場。